

HIDDEN TRUTH

真相不白

老家阁楼◎著

这事对柳左的家人却似寒露刚过迎霜降，接踵而来的是立冬小雪、冬至大寒。每一步都将她们拉进茫茫三九冰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IDDEN TRUTH

真相 不白

老家阁楼◎著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相不白 / 老家阁楼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742-595-3

I. 真…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9654号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hhz@bhzwjy.com

书 名	真相不白
作 者	老家阁楼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吴山芳
特约编辑	符丝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33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595-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755-28650090

目 录



1	一、柳左之案	
5	二、冯真真之痛	
9	三、临行之托	
12	四、生情	
16	五、女记者之死	
21	六、预谋的前奏	66
25	七、邻居	69
29	八、踩点	72
35	九、婆婆的忧虑	74
39	十、开始追踪	81
43	十一、突然光临	86
48	十二、白惠的用意	90
50	十三、私下密商	96
55	十四、极为意外的发现	100
63	十五、日记本	102
		107
		112
		116
		120
	十六、下套	
	十七、入套	
	十八、真相迷雾	
	十九、校园的回忆	
	二十、杜宇的心思	
	二十一、租房	
	二十二、摊牌	
	二十三、婆媳的争执	
	二十四、婆婆之死	
	二十五、谁杀了老太太	
	二十六、最有嫌疑的人	
	二十七、可以关联的设想	
	二十八、下半夜的事	
	二十九、初审杜宇	

123	三十、白惠干了什么？	
125	三十一、陷阱的布局	
131	三十二、杜宇再次被捕	
136	三十三、杜宇的要求	
141	三十四、柳局长的嗅觉	
145	三十五、无效的劝告	
147	三十六、事故终于实施	
150	三十七、商人的手段	
153	三十八、刘洁的独特见解	
159	三十九、交换条件	
163	四十、红颜陷阱	
170	四十一、白惠之殇	
175	四十二、白惠之罪	
180	四十三、胸有成竹的柳皓星	
184	四十四、提防白惠	
		187 四十五、柳皓星之死
		191 四十六、案情迷雾
		195 四十七、张局长之退路
		199 四十八、通缉白惠
		203 四十九、杜宇之愧
		207 五十、白惠面临的选择
		210 五十一、噩梦的源头
		216 五十二、柳左回家
		218 五十三、还原真相
		226 五十四、最后的信
		228 五十五、奥地利人的研究成果
		230 五十六、终结
		235 尾声
		236 后记

一、柳左之案

柳左的案子在当时也算轰动一时，首先是他身份特殊，一个城建局副局长杀了人，死者传闻与他关系暧昧，在这个并不算大的城市里，官员的桃色新闻极大地刺激了市民们。况且柳左在这个城市里曾一度是一位明星官员。

据当局与媒体最后的披露，证据是相当确凿的。这就由不得当事人是否死不认罪了。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柳左枪毙无疑，但后来的终审判决是无期徒刑，这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于是传闻又起，无非是说他后台强硬，官官相护。当然传闻永远只是传闻，谁也没有证据，正是由于传闻者缺乏证据，底气也就不足，口耳相传的时候，多半压低了嗓子，眼睛下意识地左右张望着，怎么看都不像在说一件带着正义感的事情，义愤填膺的气氛当然也削弱了许多。

然而，义愤归义愤，传闻也终究是传闻，严格些定性便是谣传。至于柳左其人，是死是活对大家的生活毫无影响，说多几回自己也厌倦了，几个月后，这件事情便如同秋后的蝉鸣，一声比一声稀弱。

而我们可以想象，这事对柳左的家人却似寒露刚过迎霜降，接踵而来的是立冬小雪、冬至大寒。每一步都将她们拉进茫茫三九冰窟。

柳左的妻子叫冯真真，小女儿六岁，叫柳可可。可可与父亲的感情极好，都说女儿亲爸，是有道理的。她还不太清楚父亲的事情，但明白到父亲要离开她很久很久，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这事情让她小小的

真相不白

Hidden truth

年纪难以接受，一睡醒觉来，见到大人就要求带她去找爸爸，接爸爸回家。闻者心酸，见者心痛，皆痛恨柳左太混蛋，辜负了“父亲”这个神圣的称号，一个被人普遍定位为不负责任的男人，比之定位为水性杨花的女人更为耻辱及诛心。

冯真真在事发后几个月里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也完全不相信丈夫真的会去杀人，甚至她不相信检察院起诉书里所提到的丈夫与死者的所谓暧昧关系，即使这一点是经过柳左确认的事实。

她和柳左毕业于同一所大学，还是同一届，只是班系不同，两人在毕业后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三年后结婚，这个婚姻被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均评价为“郎才女貌，天造地设”。这不仅仅是客套话，冯真真在大学虽然没冠上校花，但也不出三甲，人又聪慧，性格柔婉，有一种内敛的灵气，所谓“秀外慧中”是也。而柳左虽然学习一般，长相一般，但为人圆滑，工作积极，最重要的是，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是国土局局长，最近升任厅长的呼声颇高，当然柳左事件后，呼声倏地低了下来，组织上开始考虑他年纪稍大的遗憾了。这也很有道理，新官上任后没几年便面临退休，这种情况多半很难出政绩，心态上会倾向明哲保身，平安离休。这样的家庭出身，使柳左身上天生具有了一种傲然之气，遇事喜欢从大局上考虑，工作计划和部署起来颇有章法和长远目光，所以，年纪轻轻就坐上了副处长之位，竟也没有引来些“仗父之势”的揣测，这是不容易的。

作为男人，事业有成，一帆风顺，势必在气质上养出一股子贵胄之气，这种男人是极有个人魅力的。他身边伴着一朵娇艳出众的鲜花，自然也会被认为理所当然。君不见众多帅气男人，时运不济，常年生活压累，受人颐指气使，三五年后再见时，怎么看怎么闻着一股卑微气息，捉襟见肘谈何风花雪月？三餐不继又哪来对酒当歌？现代人是很难想象杜甫其实比李白帅气这个事实的。

冯真真与柳左结婚七年，感情虽然平淡，却很平稳，柳左身居官场，深谙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对家庭对妻子一如既往，既不多一分激情，也绝不会少一点关怀爱护。冯真真对柳左的感情其实是在婚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尤其在小孩出生后，丈夫事业也开始走进快车道，每一分收获和成就，都不忘与妻子分享，对小孩尤其迷恋溺爱，作为孩子的母亲，都会将自己剧痛生出来的孩子本能地当成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因为小孩的的确确是她肉体的一部分，这是天性。所以，小孩获得丈夫的爱，便如同自己获得了丈夫的爱，无端会生出些感激之情来，这种感激元素，常常是母亲们幸福感的源泉。

对于孩子，男人与女人的区别就是在此，男人视小孩为自己生命的延续，女人视小孩为自己生命的一体。

冯真真怎么能想象一个精明稳重的丈夫会搞出作风问题呢？更不可相信的是，一个做了父亲的人，还会丧心病狂地去杀人？尤其手法拙劣，典型的冲动如疯狗，这根本不是柳左的风格。在看守所里会面的时候，柳左也信誓旦旦地说：“我绝对没有杀人，如果我要杀人，不会用这种方法。”

毕竟终审判决下来了，柳左犯罪事实被法院认定，经过律师求情，或者真有传闻中的某些原因，总之，法官下手轻了那么一点点，柳左捡回了一条命。只是，认识柳左的人都认为，柳左还不如枪毙算了，这条命已经失去它原本存在的意义了。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伴随人类进化至今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个注释：柳左的人生意义应该是官运亨通，家庭美满，受人尊敬。现在这三条都不存在了，他活着的意义便也就不存在了。

法院宣判过后，柳左会被送到一个偏远地方去服刑，临走的时候，冯真真带着女儿去见了他一面，丈夫整个人已经从精神上垮掉了，七尺男儿神态萎靡，头发蓬乱，女儿一见他竟认不出来，偷偷躲在妈妈身后

真相不白

Hidden truth

看了好几眼，又听柳左唤了几句，熟悉的声音终于让可可认出了爸爸，小孩意想不到地勇敢，没有哭，眨着眼睛问：“爸爸，你真的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不过没关系，你可以给我写信，打电话，写信的时候要是礼物一起寄给我就好了。爸爸，别寄太大的礼物，信封装不下，我只要小礼物。妈妈说，爸爸以后没钱了，不会常常给我买礼物了，那就在纸上给我画一只鸭子吧，想我的时候才画，很想我就画很多……”柳左听不下去了，隔着窗子号啕大哭起来，堂堂大男人此时终于崩溃了，撑了这么久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溃散，哭声撕扯着所有人的耳朵，他不停地用额头去撞铁条，把可可吓坏了，大声喊：“爸爸，别撞了，会痛的，会痛的。”

同来探望的奶奶将小孩带了出去，冯真真慢慢等柳左平静下来，两人对视了很久，柳左先开口，他无限愧疚地望着妻子，半晌吐出三个字：“对不起。”冯真真死死盯着他，摇摇头说：“你爱她吗？”这时候，她已经相信了那个事实，的确曾经有一个女人存在于她和他之间。

柳左惨然一笑，说：“真真，你不用等我了，我们，我们离婚吧，所有东西都留给你。”

冯真真站起来，她不想再多看这个男人一眼了，转身后深深叹了口气，这声叹息里有太多含义，很长时间都在柳左梦里回放。

叹息之后，冯真真留下了一句无奈至极的话：“我会考虑的。”

二、冯真真之痛

死者名叫吕文萱，本市的一名晚报记者，因为行事泼辣、个性张扬，在圈内小有名气。她与冯真真是完全两种性格的人，如果一个左派，那另一个不用鉴定，直接划右派就成。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柳左将之作为自己迷恋吕文萱的借口。他一向自视甚高，征服出众的女人对他有巨大的诱惑，他一向认为，如果自己出生于乱世，必定是将军身份，而且是那种百战功成的将军，他自恃有能力攻下任何一座最高的山头。这种人通常不屑于防守，也不屑于小山头，在没有大山头进入视野之前，他是一头睡狮。当然了，和平年代没有山头可攻，狡猾善变的女人身上那种天生的神秘感与吸引力，正好激发起他潜在的掠夺征服欲。

吕文萱出现之前，柳左坚持原则，应酬场合坐怀不乱，这些其实完全符合他的个性。庸脂俗粉在他眼里犹如一只飞舞的苍蝇，不至于恶心，却也谈不上好奇。而他出事之后，令所有人大呼意外，觉得柳下惠的后人竟然也栽在花丛里了，真是跌碎眼镜。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是主观臆断，完全不了解柳处长是头睡狮，狮子是不会到处张牙舞爪的，它常常是用闲庭漫步的方式突袭猎物。

最不应该的是，冯真真竟然也完全不了解柳左。与狮子同榻共卧了七年，一直都认为他是老黄牛。

刚开始有人戏称柳左为柳下惠时，他也曾自诩为柳下惠后人。后来翻了一下历史书，发现柳下惠其实不姓柳，真名叫展获，展昭倒有可能是他后人，因此后来也绝口不提这事了，更令他隐隐不安的是，柳下惠

真相不白

Hidden truth

的字是“禽”，以他的学识，看着这个字时唯一的联想就是“禽兽”。虽然他翻书得知，柳下惠坐怀不乱其实与色欲无关，那时候他都四十好几了，怀里的女子不过二八，这是一种作为父亲的心态保护弱小女子，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做了父亲的人身上都是可以做到的，被夸赞了两千多年，这个展禽先生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老黄牛终于露出了恶狮的本来面目，冯真真的心彻底破碎了，这面破碎的镜子再不可能让她去照出任何人了，连自照也不可能，她一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曾经多么美好的世界一夜之间充满虚伪和冷血，老黄牛原来是吃腥的，还会咬死人。而他们曾经被所有人羡慕的婚姻竟然终结于这种方式，以她被彻底羞辱的真相结束，所有人都仿佛躲在她身后的每一个角落指着她的背，嘲笑着她的无知与愚蠢。

冯真真没有轻生，虽然她并没有打消过这个念头，而之所以将这个念头无限期推后，除了女儿的原因，本来那几乎是唯一的原因，可还有另外一个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个人叫杜宇，住在她家隔壁。然而，在邻居的身份背后，其实是有另外一层更久远的关系，这个关系始于大学时代，那时候，她深爱着杜宇，杜宇也深爱着她。

这层关系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秘密的。那是一种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爱情，相互之间却明白对方心思如同明白自己的。一个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的爱情，往往是最为难忘的，谁说最难忘的是经历，有时候最难忘的恰恰是没有经历。没有发生过，说明假如它发生的话，可能是任何一种所能想象到的美好，并且只能是美好。

探监回来的当天，可可被柳家接过去了，冯真真也的确需要一个人安静待待的空间和时间。

她将自己一个人反锁在家里，不吃不喝，屋里很安静，她也许在

发呆，也许睡着了，总之没有任何声响。杜宇以为她会摔点东西来泄泄气，反反复复跑了许多趟她家门口，将耳朵贴在房门上倾听。可是屋内出奇的安静，在杜宇看来，这是一种可怕的安静，更让他忧心忡忡。

杜宇的妻子白惠很理解丈夫的行为，放任丈夫一整天心神不定地去无数次打听孤身女人的动静。每次丈夫回来，她就紧张兮兮地问：“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而她自己一次也没有走过去打听，按理说，应该是由她出面比较恰当，假如被其他不了解内情又多嘴且想象力丰富的邻居撞见杜宇的行为，一个香艳的故事又产生了。

而且，她和冯真真还是大学同学兼舍友，四年时间里以姐妹相称。

傍晚的时候，白惠想了个主意，下了一碗面条，让丈夫去敲门。杜宇二话不说，顾不上碗烫手，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过去就敲门，他原本以为需要等待和劝慰，没想到才敲一声，门就应声开了，冯真真望着他，看看他手里的面条，接了过去，说：“谢谢。”杜宇忙解释：“这是白惠做的面条，你吃点吧。”

冯真真感激地点点头，说：“谢谢你们，我没事。不过，我真饿了。”说完还挤出些笑容。

杜宇还不是很放心，赖着不走，好像非要等到她示弱，比如眼泪夺眶而出之类的事情发生才满意，所以一味盯着她的脸看。冯真真只好安慰他：“我真的没事，就想一个人待会，你回去吧。”

杜宇失望地走了，回去对妻子说：“真真装得很坚强，我想，这事对她打击果然很大。”

白惠关切地问：“多大？”

杜宇白了她一眼说：“大到需要去伪装坚强，你说大吗？”

白惠撇撇嘴说：“看不出来，柳左真不是个东西。”

杜宇摇摇头说：“听说柳左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我也觉得他不太可能是杀人犯，这事犯不上啊。”

真相不白

Hidden truth

白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偷吃了腥，不想负责任了，又怕担干系，冲动起来杀人，有什么奇怪的。”

杜宇看着妻子，问：“你真觉得柳左杀了人？”

白惠说：“法院都判了，你还不相信？你认为警察陷害他吗？”

杜宇说：“那倒不是，大家无冤无仇，干吗陷害他嘛。”

白惠说：“就是嘛，自己要没干什么，人家想陷害你也没机会啊。”

杜宇对妻子的态度有些不满，说：“白惠啊，就算柳左做了错事，现在也坐牢了，可人家毕竟是咱们的朋友和邻居，又是真真的丈夫，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

白惠说：“有，我是挺同情柳左的。”

杜宇问：“那真真呢？”

白惠说：“当然同情，真真是我好姐妹，不过，我也替她高兴，要不出事，还不知道要被瞒多久呢？被自己爱人背叛而自己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滋味，哼哼，一旦知道了，也会杀人的。”

杜宇有些不认识地看着妻子，说：“真真当然不会杀人，你了解她的。”

白惠说：“杜宇，你太不了解女人啦，如果你背叛了我，我也许会杀人。”

杜宇问：“你会杀了我？”

白惠笑了，像得手的猫看压在爪子下的老鼠似的看着他，反问：“你会背叛我吗？”

三、临行之托

在律师的协助交涉下，柳左被送往服刑地之前，还见了一个人。他叫柳皓星，是柳左的堂弟，两人同年，自小一起长大，是家族中有名的坏小子，成年后收敛了不少，现在在工商局当科员。人长得一表人才，又颇有些歪才，因此玩世不恭，浪迹欢场，至今光棍一条，女朋友反正从没缺过，家里人也不担心。

柳皓星与柳左的会面没聊多久，律师请求来的时间是十分钟，因此柳左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阿星，哥没杀人，你信不？”

“信。”柳皓星不假思索就回答，他从小不受管教，父母奈何不了他，但对这个年长两月的堂哥却言听计从，有些盲目崇拜的味道。

“那好，”柳左说，“你知道我刚搬家不久吧？”

“知道，三个月了。”

“在新家我就住了不到十个晚上，接着就出事了。”柳左有些感慨。

“这有关系吗？风水不好？”柳皓星笑着问，以他的性格，堂哥这事就算摊在他身上，他照样能笑得出来。

“哼，”柳左苦笑着说，“当然不是，不过，我见到她了。”

“谁？”

“白惠。”

柳皓星不笑了，盯着堂哥，从堂哥的神态里他得到了更确切的肯定。

“你觉得这事和她有关系吗？”柳皓星问。

柳左摇摇头，拧紧了眉头，一会说：“不知道，我想她应该不知道

真相不白

Hidden truth

我，也许只是巧合罢了。”

柳皓星松了口气，说：“我觉得也是。”

柳左眉头可没松开，说：“不过我这事也太邪乎了，那沓照片到底是谁放那里的呢？”

柳皓星问：“吕文萱死前也没说么？”

柳左盯着他，不快地说：“你还是觉得我杀了她？”

柳皓星自觉失言，忙说：“不是不是，我只是看报上说，是吕文萱拿照片威胁你，那，哥，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左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吕文萱到底知不知道照片，我也不清楚，总之，我是出门之后才捡到这些照片的，然后就走了，第三天才知道吕文萱死了。”

“你没和警察说清楚吗？”

“当然有，不过人家不信，呵呵，对了，星，你帮我件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给我秘密找出送照片的人来，我觉得如果此人不是凶手，起码知道谁是凶手。”

柳皓星点点头说：“哥，我答应你，你的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只是，我应该从哪里下手呢？”

柳左摇摇头，说：“我也没头绪，尤其不知道凶手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陷害我吗？我在看守所琢磨了三个月了，也没想出和谁有这么大仇，非置我于死地不可，难道凶手另有目的？或者我不小心得罪了谁，自己又不知道？这样吧，你从我单位里侧面探探消息，我已经委托了人，下个月你会接到调令，调你到城建局上班。”

柳皓星想了想，坚定地说：“行，哥，我知道怎么做了。”

柳左说：“还有，如果凶手不是在我单位这条线上的，就有可能是冲我家庭而来，你要多留意些我家的动向，真真可能会和我办离婚，如果真办了，那你更要盯紧真真些，看她短时间内和谁接触，尤其是主动接触真真的人，但有一点，不能打草惊蛇。”

柳皓星点点头，说：“我知道该怎么做的，放心吧。”

柳左信任地看着他，事实上目前他能信任的人，也只有这个堂弟了，最后似乎想起什么，又叮嘱：“星，白惠如果认出了我，那一定也知道了你，所以，你也留点意，可以试探一下她，如果她并不知情，那么，也别惊动她了，这女人，别靠她太近，会出事的，懂不？”

柳皓星笑了，说：“行，女人咱多的是，不会对一小少妇动心的，保证保持清醒。”

柳左回头看看站在门边的警察，站起来说：“如果我还想起什么，咱们写信再说，你回去吧。”

柳皓星也站起来说：“哥，你自己保重，有什么需要的，写信来说一声。”

柳左从接见室的小门出去了，柳皓星望着堂哥那略有些佝偻的背影，不禁也生出无限惋惜，这个向来睿智的堂哥，人生的辉煌还没有开始，就这么谢幕了。虽然他绝对相信堂哥的话，他认为堂哥不可能对他撒谎，但是此时他更相信，堂哥完了，翻身的机会几乎为零。

四、生情

据柳左的交代，他和吕文萱保持情人关系已经有三年多。结识起源于一次采访，当时城建局根据市政府的规划，要在城西区辟出一块经济合作开发区，因此，要在新开发区进行一次公开的招标。这种公开的招标形式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也就引来了众多的眼睛关注，关注点当然是招标制度是否完善，标书考评过程是否透明，审批流程是否公正等等。柳左作为招标会制度制订的主要参与者，在几次记者见面会上均作为答解人之一，面对记者们各种刁钻问题都表现出成竹在胸，回答问题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往往还能在回答完毕后对前景加以展望，顺便表达了职管部门的决心，描绘出城市未来美好的蓝图。侃侃而谈之余，还不时蹦出几句闪着智慧哲理的词句，比如他会用“堤岸本防洪，也可让人走”来形容职管部门的公开透明性，用“人家三小时下山，你却想用三秒钟，还不摔死你”来表达政府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这种崭新的官员形象，除了让领导甚为满意之外，还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趣，一时间照片言论均登上各媒体头条，他的精彩言论甚至被媒体戏称为“左论”。

认识吕文萱是在记者会上，但两人真正的接触还是在一次单独的采访中。由于柳左的新官员形象迅速蹿红，媒体纷纷希望为柳左做专访，获得独家新闻，吕文萱也不例外，她交了好几次申请，都和其他媒体一样遭到拒绝，原因是柳处长工作繁忙。事实上，是柳左并不太愿意自己过于锋芒毕露，毕竟自己的身份是政府官员，而非影视明星，适当的曝光即可，过度热炒唯恐领导心意难测，所谓功高盖主，多半没有好下场。以他的身份和位置，曝光目的也只能是一个：宣传和树立部门正面